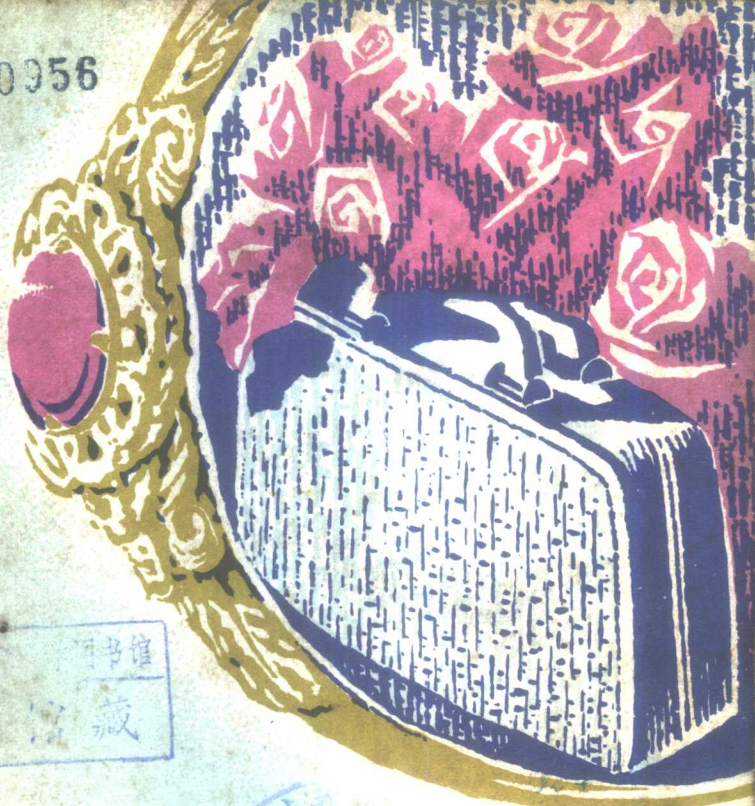


620956



图书馆
藏

〔法〕安娜·玛里埃尔著
穆文译

034-23

1164

23

圈

套

群众出版社

620956

034-23

1164

圈 套

(法) 安娜·玛里埃尔著

穆 文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图 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1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20000册 定价：0.60元

内 容 提 要

法国冶金家代表、在世界十国首都开设分公司的艾尔塞内尔国际公司继承人——阿克塞尔·艾尔塞内尔二世，带着新婚妻子，到罗马出席欧洲冶金家理事会会议。翌晨，他发现妻子突然失踪，在他妻子的卧榻上躺着另外一个女人，并且恐吓信和电话接踵而来。他异常耽心新婚妻子的命运，只好屈从妥协，俯首听命，把那位不速之客暂时作为自己的“妻子”。阿克塞尔就这样坠入了精心设计的圈套。原来冒充他妻子的这个女人，曾因和东方集团某间谍结过婚而臭名昭著。她作为阿克塞尔夫人和阿克塞尔一出现，一些出席理事会的冶金家都异常惊愕。阿克塞尔终被开除冶金家理事会，这次会议也因此而宣告破产。

阿克塞尔为弄清楚圈套的来龙去脉，并千方百计地企图拯救自己的新婚妻子，到处奔波，几经风险，最终才明白其中奥秘——原来他为之终日耽心的妻子与东方集团的间谍有直接关系。

此书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苏联间谍机关无孔不入，在经济领域进行破坏活动的卑鄙手段。

当从巴黎飞来的波音747降落在菲乌米齐诺^①机场时，雨已经不下了。然而，被雨水染成淡紫色和绯红色的山峦的高处，天际仍然是一片铅灰色，地面上升起一股灼热的水蒸气。

“到了罗马，可又见不着太阳，何况我们在旅行结婚，这可是不祥之兆……”

当玛丽娜走在丈夫前面，随着旅行者的人流涌向海关去时，她起码产生了上面这番感触。

阿克塞尔威严地把他和妻子的护照递给佩戴着肩章、负责对旅客进行检查的海关人员。

海关人员看到官方证件上艾尔塞内尔的大名，不禁吃了一惊。

虽然他们已经看惯了从这里过往的各种人物，但是当这位全世界最知名的工业大王之一的代表、被所有的报纸用头版报道，并且同各国元首平起平坐的亿万富翁乍一出现在眼前时，毕竟有点非同寻常的感觉。

意大利人用犀利的目光扫了阿克塞尔一眼。

他发现，阿克塞尔穿一套浅格呢料服，结一条石榴红领带，风度翩翩。尤其是那张因经常运动而晒得微黑的漂亮脸庞上带着的明显的笑容，更赋予了他一种无法抵御的魅力。

① Fiumicino，位于罗马市郊的国际机场。——译者注

阿克塞尔的妻子是个金发女郎，婷婷玉立，穿一身淡蓝色毛料服装，看上去格外标致。

等到阿克塞尔和玛丽娜从滚式传送带上堆放的大批行李中取出旅行箱时，虽然夜幕尚未降临，但晚霞已经吞噬了机场各大建筑物的顶端。

搬运夫已装好了衣箱、旅行袋和旅行包，艾尔塞内尔把手推车丢给他，转身对妻子说：

“你呆在这儿……我去找咱们的司机。”

艾尔塞内尔国际公司的继承人走下飞机时，公司准派了一辆“菲亚特”等着他。

阿克塞尔信步穿过被霓虹灯照得刺眼的中央大厅。

他在拥挤的人群中费了很大劲才挤出一条通向一个出口的路。

一辆大轿车刚刚卸下一批游客，他们象一群麻雀似的一哄而散。

阿克塞尔在人群中推搡了一阵，不久又犹豫地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道门出去离停车场最近。

前方是一个报亭。

也许报亭的女售货员会告诉他走哪道门最便当，免得再到问讯处的女服务员那里去打听。

他走近柜台。

许多顾客正在等着付款。

当他漫不经心地抬头去看报亭铺面的玻璃时，他看见了“她”……犹如一张张叠印的头像。

打动他心弦的并不是陌生女人放肆的美，而是那双乌黑的、多情地盯着他的大眼睛，而且丰满的嘴唇向他流露出一

种狡黠的笑容。

面对镜子里出现的这番大胆反射，他愣了一会儿，接着便蓦地转过身。

可是，一对意大利夫妇，身旁一边站着一个孩子，屏风似地挡在他和瞥见的那个形象之间；尽管他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她，但没有结果。

“她”这种大胆出现给了他一种莫名其妙的奇怪感觉。

也许当那个女人真地出现在他面前时，这种不适就会烟消云散。

然而，他很快又驱散了这个想法。

他赶忙去找“菲亚特”。

他发现“菲亚特”停在南楼前那列车队的最后面。

司机穿着一套合身的灰制服，和敞篷汽车修长的车身的颜色相同。他认出了阿克塞尔，把鸭舌帽拎在手上，迎了过来。

“艾尔塞内尔先生，我马上就把车子开到行李出口处去。”

“菲亚特”向罗马驶去。

白天即将逝去，街灯的亮光把天空染成乳白色。

在照耀这座古城的无数探照灯的聚光照射下，不久，首都便出现在某种类似北极光的光芒中。

玛丽娜依偎在阿克塞尔的怀里，看着大道两旁的树木从眼前掠过。

看到她这般潇洒，阿克塞尔心想，她准是格外高兴，尽管当她一想起他们在第十五区市政府，当着两个少得不能再

少的证婚人，举行的简短婚礼，以及在附近的教堂由一位年迈迂腐的神父匆匆替他们举行的祝福礼，总不免觉得阵阵心酸。

因为阿克塞尔是不顾家庭的反对而同玛丽娜结婚的。

可是，出于对亲属的尊重，他情愿免掉由一大群新闻与摄影记者前簇后拥，替自己大肆张扬的场面。

玛丽娜的微笑中难道不是掩藏着“偷偷摸摸”举行的婚礼所留给她的隐痕吗？

然而，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大概懂得，对生活不能存有过分的要求。

“你高兴吗？”阿克塞尔悄声问她。

她抬起头，用闪烁着幸福火焰的、睁得大大的眼睛盯着他，作为对他的全部答复。

即使这次婚姻给她留下了伤痕，她还是把可能会使他们这莫大的幸福扫兴的焦虑和不安丢在了一旁。

她感激上帝终于成全了她，使她成了长期以来她的心脏为之跳动的那个人的妻子。

然而，她并不抱幻想；她知道，每时每刻她都必须尽全力来捍卫自己的幸福。

同大财团的继承人、漂亮的阿克塞尔·艾尔塞内尔结婚，是不能不冒点风险的。

多少个女人曾使尽浑身的解数，企图把这位才智不凡的显赫人物争夺到手。

虽然他对玛丽娜要比对其他女人更感兴趣，但他毕竟是一个男人。谁晓得他会不会有朝一日拜倒在哪一个狐媚的女性的石榴裙下？

正是这件心思有时挡住了玛丽娜的视线，使她耽入遐想。

“要是他有朝一日抛弃了我，我可受不了……我就去死。”

“菲亚特”随着傍晚拥挤的车流驶进了罗马城。

阿克塞尔显得格外轻松。他和玛丽娜悄声细语地交谈，表达自己炽热的爱慕之情。她听着这些甜言蜜语，就象是听一支唱不完的动力歌曲。

小轿车开进威尼托路，很快地在“豪华”饭店的门廊前停下。

一个仆役赶紧上前打开车门。

他们在饭店的大厅里碰到一大群衣冠楚楚的客人。饭店正在为一位意大利名导演的一部新影片举行招待会。

世界知名的明星济济一堂，她们浓妆艳抹，五光十色。同时，还有一大群警察认真地守卫在那里。因为此时此刻，在一个被社会动乱所困扰，对占有者的仇恨会被工会领袖巧妙地加以利用的国度里，这种豪华奢侈的场面似乎是向民众的一种挑战。

饭店经理为艾尔塞内尔夫妇准备了一处最阔气的套间：两间漂亮的卧室，中间有客厅隔着，客厅里挂着蓝色绸帷幕，摆着带软垫的安乐椅。

经理赠送了一个漂亮的玫瑰花花篮来迎接这对新婚夫妇。

搬运夫将玛丽娜的白色衣箱放进第一间卧室，把阿克塞尔的放进第二间卧室。

搬运夫一走，玛丽娜狡黠地笑了一笑：

“难道有必要住这么大一个套间吗？我们俩住一间房间大概就够了。”

“那当然，可是你不要忘记，明天我要出席的是欧洲冶金家理事会，这套房子是艾尔塞内尔国际公司给予它的代表的一种礼遇规格。”

玛丽娜突然联想起一些并非遥远的往事，她闷闷不乐地轻声叹了口气，说：

“可是，大约两年前，你父亲还曾经希望在你外出旅行时，我能够充当你的守护女神呢。那时候，他是完全信任我的。”

“那时你给他当秘书，他知道你很能干，很器重你。我可以担保，就是今天，他还很佩服你的本领，对于你跟着我来这儿，他是不会生气的。”

她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也许是这样……要不是你母亲，我相信他会欢迎我的。”

玛丽娜的脸上泛起一缕阴云。阿克塞尔不愿叫她伤心，便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吻了一吻。

“别想这些啦……”

“你母亲是永远不会饶恕我同你结婚的，”她伤心地说。

“等你给她生出小孙子后，她会改变看法的。”

“不见得，我不同意你这种乐观情绪。在她的心目中，我将永远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看你想哪儿去啦！”

她庄重地说：

“她所希望于你的，是你能和一位使她的高傲和虚荣心都能得到满足的贵族女子结婚……等到她知道咱俩结了婚，你看她作何反应吧。”

这番话显然使阿克塞尔很难堪，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拿定了主意……好啦，你就不要再提我的父母亲了。”他颇为激动地加上一句。

玛丽娜知道，自己提起这个话题是犯了个错误，因为尽管阿克塞尔在替自己的父母亲开脱，但她懂得，艾尔塞内尔一家对他俩的婚姻持反对态度，这使他非常难过。

一种狂热的情欲折磨着她，她把头扎到阿克塞尔的肩膀上说：

“为了感到放心，我多么需要疼爱……来吧。”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阿克塞尔离电话机近，于是便拿起话筒。

话筒里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操着怪里怪气的法语。

艾尔塞内尔回敬说：

“你错啦。维拉尼小姐？不在这儿。”

阿克塞尔粗暴地放下耳机，转向玛丽娜。他的表情诡谲，前额上皱起一道皱纹。

“一个男人找你。难道你忘记咱们约好的规定啦？你通知过你在罗马的亲戚或者一位男朋友？”

当阿克塞尔说这些话时，她脸色刷地变得煞白。她摇晃着脑袋，过于匆忙地反驳说：

“没有人知道。”

“可是？”

“我向你保证！再说，这趟旅行是昨天才决定的，当时我可能还不在你身边。”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后来阿克塞尔说：

“已经八点钟了，我们该准备吃晚饭去。”

他们发现离威尼托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很惬意的饭馆。

饭馆的护壁板古色古香，烛台是用铁铸的。这种装饰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代。舞台上，乐队演奏着那不勒斯乐曲。

一个男歌唱家弹着吉他在大厅来回走动，向漂亮的女客频送着秋波。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让你重温一下童年时代。”阿克塞尔对玛丽娜说。这时服务领班指给他俩一张位置挺好的桌子。

玛丽娜的父亲是意大利人。她曾多次谈到她在那不勒斯祖母家里度过的幸福假日。

她淡淡一笑，表示对丈夫的谢意。

饭馆生意兴隆，来光顾这种上等饭馆的顾客很多。

玛丽娜穿着一件柔软轻薄的蓝绸连衣裙，袒胸的低领使得丰满的胸脯显得格外突出，披着的金黄色的头发使她越发显得有风韵。

她英姿勃发，阿克塞尔从未见过她象现在这样迷人。

他本想象初出茅庐的冒失鬼，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向她倾述自己最炽热的爱情，可是，他看出她并不高兴。她显得紧张、焦虑。她本来并不特别喜欢吸烟，可是却接连抽了三支，每支刚抽上一半就掐灭在烟灰缸里。

她是在想曾给她的心灵造成创伤的、偷偷举行的婚礼吗？

有一阵功夫，她若有所思地转动着戴在无名指上的、嵌着钻石的红宝石戒指。这是阿克塞尔送给她的唯一首饰，可它的价值却超过了光顾这家饭馆的风流女士们的大部分饰物。

她是否在想，她何必不通过传统的宗教仪式，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结婚呢？

他兴奋地注视着玛丽娜；他觉得很奇怪：他多么喜欢玛丽娜呀。

他或许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女人能在他的心里同时注入如此多的狂热和不安。他怕自己的热情会无意中触犯玛丽娜，因为他知道，玛丽娜是非常敏感的。

她有一天曾对他说过：

“对付淫欲的进攻，要比对付那种使人束手无策的脉脉温情更容易。”

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他为玛丽娜可能忍受的隐痛而感到难过，因为她似乎突然变得心事重重起来。

玛丽娜机械地把叉子送往嘴边，两只眼睛不知盯着餐厅里什么地方。

这会儿，她不再是阿克塞尔曾经紧搂在怀里的 那个 快活、诱人的女人了。

也许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阿克塞尔捉住她的手：

“乐队奏探戈曲呢……来……”

阿克塞尔抓住她的胳膊，她对他微笑着说：“太好了。”
他俩在舞场中间跳着。

阿克塞尔紧紧地、温情地把玛丽娜搂在怀里。

他惊异地注意到玛丽娜的举止有点呆板，嘴唇哆嗦着，象是受了强烈的刺激。

他又思量起她这惆怅大概是由于他俩的婚事办得太匆忙，给她的心底播下了深深的痛苦。

哪一个姑娘不向往能使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济济一堂的婚礼呢？

他决计要无微不至地去体贴她，照顾她，好叫她心上的创伤能够愈合。

当他俩回到餐桌时，她向周围也视了一下，好象怕有什么不速之客突然出现似的。

“你怎么啦？你害怕什么？”阿克塞尔紧紧握着她的手，安慰地问道。

“我怕有记者在场。我不愿让你父母亲从报纸上知道咱俩的婚事，这将是一种不必要的挑衅。”

“离开巴黎前，我已经给他们寄了封信。别紧张，他们已经接到了通知，而且，我坚决地告诉他们，我要和你结婚。好啦，别再想他们啦。”

服务领班刚给他俩盛满卜卜冒着气泡的阿斯蒂酒^①，阿克塞尔说：

“为我们的爱情干杯，祝愿它忠贞不渝。”

餐厅门口忽然响起一阵喧哗声。

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小伙子，披着乌黑的头发，嬉皮笑脸地咧着嘴，穿着一件猩红色上衣，一条过短的工装裤，束

① 意大利阿斯蒂（Asti）地方产的一种白葡萄酒。——译者注

根带钉腰带，迈着大步走进来，屁股后面跟着一帮人，吵吵闹闹。

此人是摇摆舞大王阿德里亚诺·切伦塔诺。他是舞蹈家、歌唱家、音乐家、作家、作曲家兼影片制作者，是意大利观众心目中无可争辩的明星。

在座的人们认出了他，于是爆发出一阵喝采声。

宪兵元帅的女儿——富有魅力的奥塔维亚·皮科洛成了他最宠的红人，陪伴着他。

她穿的那件饰满金银箔的十分考究的衣裙，和男伴的轻浮装束形成奇特的对照。

老板急忙迎上去，在靠近乐队的地方加了两张桌子，把他们安顿下来。

这伙人一共有六七个。

一个身材特别高大的男人，黑头发，脸庞很清瘦，他本来独占着一张小圆桌，这一来被搬走了，于是气鼓鼓地站起身来，一边骂服务领班一边朝饭馆的后头走去，看样子很可能是去找老板发牢骚。

阿克塞尔漫不经心地注视着这个场面。玛丽娜心不在焉地抽着另一支烟，为之一惊。

她饿而把一只手伸到脑后，手上的戒指拨开了一绺发髻。

“哦，天哪……等我一会儿，我去理理，你看这乱七八糟的样子。”她突如其来地说着，离开了座位。

她穿过餐厅，朝衣帽间走去。

艾尔塞内尔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动，可是玛丽娜的紧张情绪使他感到不安。

她准是到专供贵妇人使用的小客厅去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发式。可是她哆嗦成那个样子，说不定要梳上好几遍才能理好不顺从的发环。

后来，她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地呆了好久，象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恼压得她透不过气来。

待到睁开眼后，她朝半明半暗的餐厅诚惶诚恐地瞥了一眼。

她大抵没有瞥见什么使她不安的东西，因为她的呼吸已恢复正常。于是她便回到她丈夫的身边。

“过了这么一天，回去有多么高兴。”她用软绵绵的声调说。

“我也这么想。”

阿克塞尔帮她把刚才她丢在坐椅扶手上的狐皮披肩披在她肩膀上。

他俩走出饭馆，在门口略呆片刻，等候“菲亚特”。车子很快就开过来停在门廊前。

玛丽娜显得十分镇定。

假使她发现曾在饭馆瞥见的面孔清瘦的男人也离开了饭馆，并且暗中窥伺着她，后来又乘了一辆兰恰^① 竞技车尾随着他俩的车，她大概就不会这样镇定了。

一回到“豪华”饭店那间极为幽静的套间，阿克塞尔便把玛丽娜拖向自己的卧室。

“我可等不及了……”他说着，感情冲动地把玛丽娜搂

① Lancia的译音，一种意大利产汽车。——译者注

到怀里。

玛丽娜轻轻地、然而坚决地推开他。

“亲爱的，今天晚上我实在觉得太疲倦。”

他不安地问：

“你莫非病啦？”

“一点也没有病，只是感觉累。”

“既然是这样，亲爱的，我是能够理解的，但这不应妨碍你睡在我身边！”

他把手伸进连衣裙，抚摸她滑润的肌肤。

玛丽娜略微颤动了一下，握住他的手腕。

“我知道，要是今晚我呆在你身边，我将抵挡不了你的冲动，可我的确需要通过休息来恢复体力，你就理智一些吧。”

她小声地，近乎祈求地说出了以上这番话。这种声音，阿克塞尔从未听到过。

他虽感意外，但又不敢强求。

他不愿从玛丽娜正式使用他的姓氏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十分专横。

他再一次想到，这种秘密结婚将对他的行为发生影响，再说，虽然他对玛丽娜作了解释，她还是满腹牢骚。

他只好把失望的心情隐藏起来，去拥抱玛丽娜，并且说：

“我的心肝宝贝……祝你过个好夜。”

可是，当他孤零零一个人时，便更强烈地感到心里很痛苦。

他洗过澡，为的是镇静一下兴奋的神经。但是，在那张